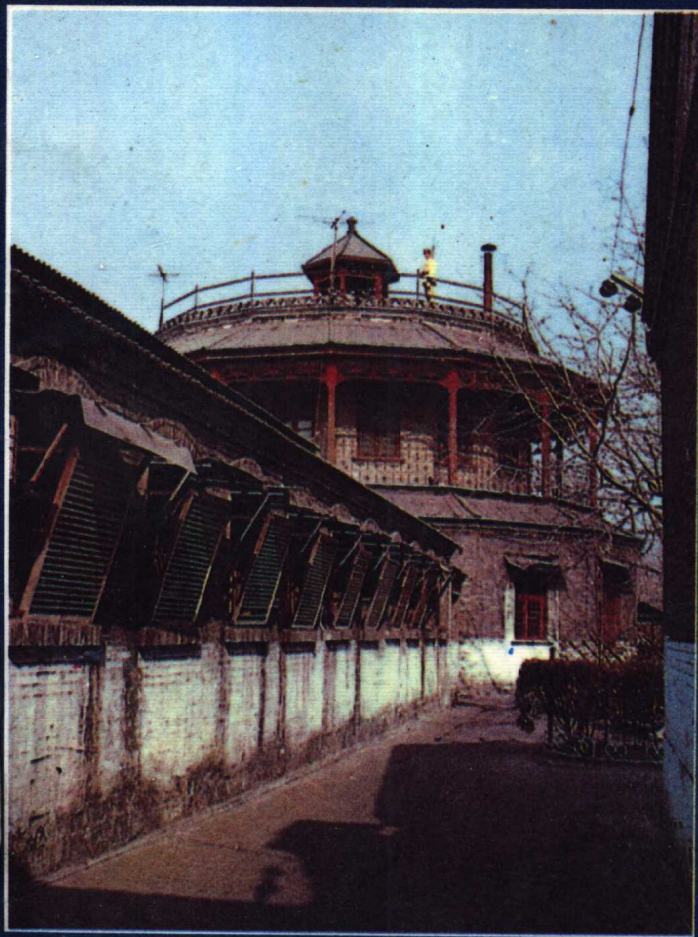


JS
当代纪实文库

罪与悔

田珍颖



京新登字第186号

罪 与 悔

作者：田珍颖

责任编辑：林金荣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57千

印张：9

插页：4

版次：1992年3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492-9/I·491

定价：4.35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迷离青春

——青年犯罪研究的一个课题·····	1
金钱的怪圈·····	2
弱者举起了刀·····	20
歧途漫长·····	43
被扭曲者的弯路·····	57
一颗封闭的心灵·····	71

红装囚服

——当代女性犯罪引出的思考·····	91
女强人之悔·····	92
金钱诱惑了青春·····	105
误区在金钱背后·····	118
少女的迷惘·····	133
报复者的噩梦·····	146

大墙无阻

——一项造福于全社会的艰巨工程168

铁窗下的新生171

写在“大墙”上的业绩193

女牢中的思索221

风自八面来248

后 记281

迷 离 青 春

——青年犯罪研究的一个课题

秋天。郊外一个劳改农场。

田野，现出扫尽金色后的疲惫。只有一条小河，哗哗地流淌在萧瑟的秋风中。刚望见河边的憧憧人影，汽车便在田边停下来。

下得车来，北京市劳改局薛文璞副局长，指着河边的人群对我说：那都是些年轻的犯人。

我随着他，走向那些穿深色囚服的年轻人——他们正在捕虾，一路上遇着各种各样的目光。一个瘦小的犯人从斜刺里跑来，经过薛副局长的面前。他显然不认识眼前这位严肃的警官。薛文璞叫住他，拍着他的肩膀说：去，快穿上棉袄，小心感冒了。小犯人眼中闪出一阵惶恐，点点头，跑开了。望着他的背影，薛文璞说：他们前面的路还长，我们的责任，是帮他们早一天得到新生。

沿着河边长长的一条小路，我跟随薛副局长一

行人走着，仍然遇着那无数的目光。我迎着它们，发现那都是一双双年轻的眼睛，那里面充满了迷茫、朦胧，甚或还夹杂些阴冷。

从此，我走到他们中间，听他们沉痛的追悔；听他们剥开自己的灵魂，清算短短人生中自己的罪恶；听他们追忆邪恶和善良对他们几度的争夺；也和他们一起寻找他们明天的新生……

于是，我看到他们迷离的青春，和青春中的迷离……

金钱的怪圈

起初，他并不懂得邪恶，但在索取与给予的错位中，邪恶走向了他；最终，他跟着邪恶走向了深渊……

和一名罪犯认真地剖析他的犯罪过程和原因，是极艰难的。主观、客观，客观、主观，反来复去。如果最终能把那个“主观”剥剖得赤身裸体片甲不留时，那比“暴尸三天”还痛苦。

我和刘辰的谈话，却恰恰从这痛苦的剖析开始。

一

他递给我一张彩色照片——一个并不漂亮的姑娘，却显出一种特殊的温顺。她有一个诗意的名字

——钟韵。

我看完，还给他，心里却被震动了。

坐在我面前的这个肤色白皙的年轻罪犯刘辰，是曾在一九八四年二月八日通过报纸和电视的媒介，使全国皆知的大贪污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与他贪污九十万斤粮票的巨额数字，像是用铁链锁在一起，沉甸甸地挂在他的心上。

但这骇人的罪行，却是为了这个叫钟韵的姑娘。一个硕大无比的外衣下，包裹了一个如此屑小的内核。

初恋开始得并不早，他和她都是十九岁。初恋本来是一道彩虹，七彩缤纷，却又缥缈如仙。但是，十九岁的他和她，却都牢牢地攥住了这条彩虹，攥得实实在在的。于是，当他们还都该是多梦的年龄时，同居的生活，使一切负荷——精神的，物质的，都超前地陡立在他们的面前。

“她从小父亲早逝，母亲含辛茹苦地养大了她，她太娇弱，需要个依靠。于是，有了我，她就有了依靠。”刘辰如此解释他们过去的关系。

他帮她补习数学，让她考上电大；他教她骑自行车、游泳，使她有了许多生活情趣；他们在他们过早具备了的居室中，为他烹饪可口的饭菜；每天晚饭后，他们去散步，聊天……他们厮守着，山盟海誓。除了因为年龄不够、不能合法登记之外，十九

岁的他和她，提前进入了二十三岁的规定婚龄。

他们这样甜甜蜜蜜地生活，只需一天一天地等待四年后的生日——到那时，办个登记手续，一纸公文，会证明这甜蜜生活的合法性。

时光如流云般飘走了几年，他和她却都没有等到那个幸福的生日。

事情的开始，也许纯属偶然。有一天，他被生活的浪头重重地撞击了一下，从此而失衡——

那天，他和钟韵去逛市场，一件漂亮的衣服使钟韵停住脚，刚要问价，摊主已笑盈盈地迎上来。一个漂亮姐，穿得“潮”，说话也“潮”。这是钟韵上中学时的同学，现在的服装个体户。那一身珠光宝气，着实惊了刘辰一下。漂亮姐潇洒地把那件衣服递给钟韵，一副“只叙友情”的样子，收了很少的钱，还说，笑迎天下客，何况咱们是老同学。她把钟韵递过的纸币随便往钱匣里一撒，满脸施舍后的得意。

那天回到家，钟韵试衣服时，刘辰一扫平时的愉快，沉默地坐着，最后只敷衍了几句。

如果就此一次，也许，心潮会很快平复如初。但是，却有了第二次。

那天，他和钟韵走在街上，如梭的人群中传来了热情的招呼声。又是那个漂亮姐，一身新潮服，惹得满街注目，寒暄几句，漂亮姐邀他俩进饭馆。刘辰迈着滞重的步子，跟在轻盈的漂亮姐身后走进了餐厅。漂亮姐熟练地点菜，礼貌周到地让菜让酒，

一副“场面上”混熟了的样子，使他拘谨得只盼这顿晚餐早早结束。临走，付钱时，他抢先掏出了口袋中全部整张的人民币——那几乎是他一个月的工资。可是漂亮姐两个手指轻轻地夹着几张兑换券，放在了服务小姐托着的盘子上。

一切经过，就这么简单。但那天，他和钟韵散步时，都感到兴趣索然。沉默良久后，钟韵说：“你说，那些上学时的劣等生，现在有了钱，就那么趾高气扬，真让人感到不是滋味。”他默默地点点头，心里早已感到不是滋味。但他已不再想那个“上学时的劣等生”，他是在想钟韵。和那“劣等生”的珠光宝气比，钟韵显得寒酸多了。他为此心里有些酸楚，平时以自己高大身材自豪的他，觉得自己仿佛矮了半截。

有一天，他突然问钟韵：一个男人不能给他所爱的女人最大的幸福，他还算得上个男子汉吗？钟韵惊讶地望他一眼，又为他那副正经八百的神情大笑不止。但是，他却沉着脸坐着。这些天，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而一想到这个问题，他就生出一股莫名的惭愧，并由此而隐隐有些自卑。

是否就是这么一想，成了他后来犯罪的缘由呢？他自己也说不清。过去，他曾很乐于清苦，在他们俩的屋子里，他觉得拥有她，就拥有了幸福。可现在，他却时时烦恼，那个关于男子汉的问题使他长吁短叹。煎熬他的，是那个即将到来的日子——他

和她都企盼和等待了四年的那个日子。他原以为，它的到来会使他和她都欢喜若狂。可如今，它却变得黯淡无光。男子汉，两手空空，何以为家？他给那个即将到来的日子罩上了阴影。

就靠用微薄的收入积攒买下的这些普通的家什，让钟韵当新娘吗？父母一生勤劳积攒有限，能忍心再向老人们伸手吗？这样想着，常有一种紧迫感，使他时时冲动。

至于犯罪，那想法好像突然在一瞬间从哪儿冒出来，如诱人的魔鬼，牵着你的手朝前走……一直走到深渊。

但是，谁会想到，他的得天独厚的工作，竟成了他的深渊。

那天，他照常走进他的“王国”。这个坚固的地下室，位于繁华的街市，却并不惹人注意。但是那却是个对别人绝对“禁止入内”的地方。只有他，才能用一把把钥匙，打开一重重门，进入这个重地——这里存放着北京市十九个区县一千万人口的定量粮、面、油票和全国粮票、奖励粮票、菜农油票、军用价购粮票、饲料票等。

那些设置这个机构并决定将这一切交给刘辰这个年轻人一个人来掌管的领导们，绝没有想到刘辰会在这个地下室里变成一个全国闻名的大贪污犯！

当初，在精简机构进行改革时，刘辰从领导的手中郑重地接过那一大串钥匙，他曾有一颗洁如白

纸的心灵。但今天，当快过二十三岁生日的刘辰走进这个票库，将一把把钥匙插进每个该插的钥孔时，他的心灵上却涂满了奇异的色彩。那票架上的一沓沓票证像轮番旋转起来，使刘辰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不平静。他转眼盯着那几包发放后剩余的票证，恐惧、冒险、贪婪，接踵向他冲来。那一包用牛皮纸包装得方方正正的面票，放在这偌大的票库里，显得那么轻小。但是，只有他知道：打开牛皮纸，便是沉重难举的九十万斤！

那个在他心里几度清晰又几度模糊的念头，此刻，突然巨人般地陡立在面前：票证本身就是财富！

于是，当他终于几经犹豫后伸手把那轻飘飘又沉甸甸的一包装进自己的书包时，他曾明确地对自己说：就这一次！但这念头闪烁的同时，他已一步踩进了深渊。

他走出票库，阳光分外刺眼，市声分外喧哗，酷夏的炎热，令他更加烦躁。他骑车穿越街市，来到一个农贸市场，寻找那个卖鸡蛋的农妇。前些天，他在买她的鸡蛋时，曾小心地探问过：要不要粮票？今天，当他寻到她，又一起走到一个僻静处，他把八开大的那张票证塞到她手里时，那农妇眼睛一扫，吓了一跳。他也感到心跳加剧——他们都是第一次，笨拙而仓促地讲好价钱，他说，过两天就到这里来找她，就匆匆低头走了。

那两天，他心头像压着一堵倒坍下来的墙，他

心神不安地过了四十八小时，就像飞蛾扑火似的，又去农贸市场找那个他连姓名都没问的农妇。他事先竟未想过：如果她骗了他，逃遁了，他只能两手空空，无可奈何。可是，那两天的他，不知怎么，像赌徒一样，血红着眼，一定要赌这一局，顾不得输赢。

来到农贸市场，那农妇老实地站在那儿。

一个月后，当刘辰戴着镣铐蹲在拘留所里时，他曾那么热切地幻想过：要是那个农妇把粮票拐走，再不露面，或许就没有这冷森森的手铐！但是，他忽略了被捕前的那一个月，他是赌红了眼，几乎来不及意识到是拿自己的前途和生命押赌。

他和那农妇有过十次顺利的接交——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陆续出手了十七万斤面票，也陆续换得了八千八百多元人民币。于是，他有了能给予钟韵幸福的男子汉的自豪——首饰，裘皮大衣，高档的商品，使他陶醉在“高等人”的生活中。走在街上，看着那些服饰招摇的女士们，他已不屑一顾。她们有的，他都可以给钟韵。一切刚刚开始，他的财富是“九十万斤”。他甚至神思飘逸地想给钟韵买架钢琴，想让钟韵辞去目前这个繁琐的工作……

“你这样盲目‘自豪’时，就没有担惊害怕吗？”我曾问过穿着囚服的刘辰。

有。夜里更是心神不宁，出奇地烦躁，有时真想声嘶力竭地大喊一通。心里老堵着，即使坐在高

级餐馆，看着灯红酒绿……

他也曾有过适可而止的念头。但手里的面票总能激励出他的冲动。后来，他在铁窗下深夜难眠，面对冷月忏悔时，才真切地明白，那冲动就是一种贪婪，它把他一步步引向深渊。

终于，第十一次时，命运之神愤怒地惩罚了他的贪婪。

那天，八月一日，闷热难忍。再过十天就是钟韵二十三岁生日。他和那个农妇约定今日接交。他需要钱，为钟韵再买一件生日礼物——一顶价值近千元的蓝狐裘皮帽子，好配上已陆续买好的昂贵的裘皮大衣、裘皮围脖。这些天，每当想起那顶蓝狐帽子，他就一阵兴奋。他想象着钟韵穿戴上这一切后的雍容华贵——这是他男子汉的骄傲，是他自身价值的标志。

但是，在农贸市场转了一圈后，仍未见到那个农妇。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一小时，他本能地感到：要赶快离开这里！他觉得似乎身后有双眼睛盯着他。他打算走，却又牢牢地想着去买那顶帽子，好像迟几天会买不到了，那将是他对钟韵的一个永远弥补不了的遗憾。于是，他锁上自行车，又坐了一站公共汽车，想甩开身后那双似有似无的影子，然后再回来等那农妇。心，突突地跳着，他觉得兆头不好，却又觉得是自己作怪。想买那顶帽子的念头，总绊住他的双腿，使 he 不想赶快离开此地。

突然，有人一把抓住他的提包。“抢劫！”他本能地反应并准备拚力护住提包。但是，一副冷冰的手铐使他顿时颓丧。身边四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团团围住他，像四面高大的墙，他再也挺不起那宽厚的胸膛。

他顺着便衣警察的手指看去，路旁的警车里，坐着那个他连姓名也没问过的农妇。

二十三岁的他，站在了公审的法庭上。

二

审理刘辰案件的警官们曾对他父母说，你的孩子，社会知识等于零，对复杂的社会，他根本没有抵御能力。

他的贪婪——对九十万斤面票的鲸吞，曾使警官们吃惊，而他笨拙的作案手段——一次次地把如此大面值的票证只交给一个农妇去卖，同样使警官们吃惊。他倒卖了十几万斤面票，却连一句有关的黑话暗语都不懂。

他的父亲说，他平时连打架骂人都不会，没想到他会犯罪，要知道他会犯罪，宁可打折他的腿，养活他一辈子！

他的领导说，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是我们没教育好。

所有的人都说，没想到刘辰会犯罪。

于是人们会一下子寻找到过去的刘辰——

上学时，他品学兼优。考大学时仅以二分之差落榜。后来，他努力地在一所大专院校读过经济专业，又上夜大攻读统计学。他对工作负责而严谨。起初，他进入票库，是和两位老同志一起管理，那如山如墙的票证曾使他一度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后来，月月如此，这些没有灵性的票证又使他厌烦过，他甚至想过有朝一日离开这个警灯闪闪潮气扑人的地下室，去搞搞技术工作或经济管理工作。有一次他和一名老同志出差去外地，仗着身强体壮，一提包票证都由他携带，他坐在火车上，紧挨着提包，一种与这些票证共生死的庄严信念，曾使他一路上紧张而激动，后来，他又曾代表自己的单位参加全国性的会议，他的年轻、精明、能干，曾使与会者赞叹。那时，他也曾从心里升腾过一阵阵的自豪感。

于是，后来在机构改革中，那个由三人管理的票库，转由他一人管，他为自己能和全市一千万人民息息相关，也从心里自豪过。开始，他确实工作得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有一年，下大雨，库里可能漏水；当夜，单位的同志坐着汽车来找他。大雨滂沱中传来同事们喊“刘辰”的声音，他从梦中惊醒，顾不得穿好衣服，冲进雨中，坐上汽车一路疾驶向单位。两天两夜后，他回到家，全身上下又是泥又是水。母亲至今记着那天的小辰，说起来，眼泪满腮。为眼前这个穿囚服的小辰，母亲一夜白了头发。

在监狱的接见室里，听着刘辰的父母流着眼泪

的追述时，我也感到迷惘。

那么，仅仅是为了钟韵，为了在这个姑娘面前显示自己男子汉的力量，刘辰就一脚迈入深渊么？

是的，那是一种死去活来的爱。刘辰这样认可。当然，相联系的原因还有，比如信念，和父亲他们不同的信念。

和父亲几次在饭桌上小有争执，就是为这信念的分歧：父亲从年轻时参加革命，不足十八岁入党，任劳任怨地工作了半辈子。他教育儿子的多是那句话：为人民服务就得全心全意。儿子笑笑，只顾低头扒饭，并不接话。

这就是代沟么？

母亲从年轻时，也是一心一意地工作，大女儿都两三岁了，机关里还有人不知道她已是做了母亲的人，因为她从来不迟到不早退不因孩子请假。

可是，刘辰说，你们辛苦了一辈子，也清苦了一辈子。

刘辰说的是事实，刘辰不甘心也清苦！

婚期逼近时，他脑子里翻江倒海。他说，“我不能也像父辈那么清苦，我不能让钟韵也像母亲那样早生华发，我更不能让我的儿女们也过清苦的日子。”他要走出清苦。

“我没有别的途径，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我工作的便利。”他声音微弱地说完，耷下了头，手指下意识搓着囚服上的扣子。“当时我想，这是发放后剩

余的粮票，不影响任何人的定量，好像从良心上还说过得去。”

“但是，它变成商品流入市场，能没危害吗？”我反问。

“当然，从整个社会看，是这样。”他理智地认可。

就这样，给予和索取，被刘辰如此扭曲地连在一起。他是带着这超重而颠倒的负荷走向泥潭的。

“那么现在，钟韵呢？”我犹豫地问，怕触动了她。

他默然许久，从一个旧的大信袋里翻了一下，抽出一封信递给我。那是两页已经揉旧了的信纸，我的眼光飞快地在这两页纸上扫过。我发现，这也是一颗淌着血的心。

当我把信递给他时，发觉他刚刚拭去眼角的泪痕。

对于刘辰来说，爱到如此偏狭的程度，不能不是悲剧。

他被捕后第十天，恰是钟韵二十三岁生日。那天在拘留所的他，吃饭时悄悄留下半个窝窝头。夜深人静时，他把窝头搓成条，整整二十三条，平行摆放着，面朝钟韵家的方向，默默祈祝：钟韵，这是我给你的生日祝愿，也许，这是最后一次……那时他觉得，九十万斤足以构成死罪。

入监后，钟韵第一次来看他时，当着警官和父母的面，扑向他，失声痛哭。他说，“你必须有个依靠，你我到此为止吧！”钟韵说，“我等你。”其声哀哀。